

在林東鵬（02 新亞藝術）的藝術作品中，不難發現富有中國傳統山水畫韻味的意像，但細看之下，又會在畫作中邂逅現代的小小立體遊人。他以炭代墨，在流雲縹緲、茂林廣廈之間，塑造着饒有趣味的城市風光，佳作屢獲殊榮。



林東鵬

為現代人留白

「我期望作品能為城市、為自己，留下呼吸的位置；觀賞作品的人，能在此刻脫離現實生活中的煩擾瑣事。」林東鵬感慨地說。他指城市人的生活經常會充塞着大大小小的瑣事，在「躍動的」工作與環境中，即使工作桌面，往往都難覓空間，更遑論能靜靜坐下來，整理思緒。

「例如人的關節之間，必須有軟骨，才能活動自如，生活亦如是。」明白到現代人空間珍貴，因

此他期望創作「能提供一刻時間、一方空間的『透氣位』，讓觀賞的人能停一停、想一想」的作品。

從傳統擷取靈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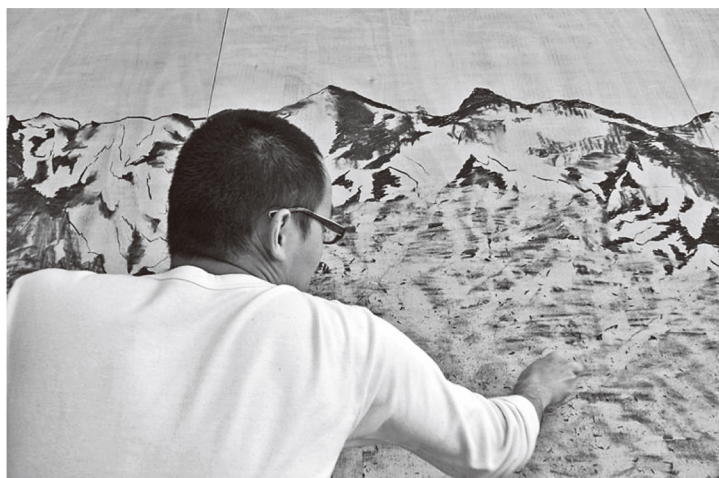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「透氣」的意念，實與中國傳統山水畫中，虛實交錯的「留白」意念不謀而合；林東鵬於是構思從中國畫中汲取營養，展開創作：「最初，我並無刻意從中國畫中找尋創作元素，而是盡量把對生活的感覺，作為創作的靈感。在英國留學，反而讓我發現中國畫有不少元素與我的想法相當接近，於是由此尋找、創作。」

在這段尋找的過程中，林東鵬曾花上整整3個月，讓自己完全投入中國畫的世界，把傳統結合現代意念創

作，過程中他亦不斷重新審視身處的環境，據他描述，這個創作過程既有意思，他亦樂在其中。

林東鵬的另一樂事，是與同窗在火炭租用工作室，無意間發展「火炭藝術村」的日子。這個火炭藝術村的故事，始於2001年，藝術系失火，事後學生們須擠在一塊工作，但覺地方不敷應用，林東鵬遂與7名藝術系同學，一起四出尋找空間。最後，落戶火炭工業區，為日後全職從事藝術創作發展，奠下基礎。林東鵬說，當年他們並不知道日後的路將會怎樣走，「那時只想要一個空間去創作。」如此單純的創作訴求，點滴凝聚，想不到就開創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藝術氛圍。現時該區已聚集來自各方近250名藝術家，工作室達88個，每年「伙炭」的開放日更成為藝術界的盛事，為本土藝術發展帶來一番新氣象。

「不要被自己有限的想像，去限制自己將來的可能性。」回想當年與同學們租用火炭工作室的經歷，林東鵬慶幸自己當年「沒有多



林東鵬正製作《移山者，愚公也》。

想」：「做全職藝術家都是試出來的！我們那刻對未來的想像太窄、太小，只知道自己要創作出。從前的社會環境，或許這是不可能的；但到我們那個年代，社會環境轉變，締造機會。但首先，必須踏出第一步。」縱然創作條件經已出現，但林東鵬卻有「做一個好的全職藝術家愈見困難」之嘆，原因之一，是在於如何去做有價值的創作，「承傳了，如何開創？」這個難題，林東鵬則從中國傳統藝術及人文精神中找尋出路。

承恩師厚愛潛心學藝

不少人或許具備物質條件，但亦未必能做出創作。林東鵬分享說，他在英國留學時，獎學金差不多都用盡了，作為新亞人，那刻最能感受到「手空空，無一物」的意思，但那段時光對他創作生涯卻最為重要。

當時他嘗試「用最節儉的方式生活」，每天四處到免費開放的博物館參觀、思考，如此過了5年。或許那是「置諸死地而後生」，今天回想起來，即使那段時光「甚麼都沒有」，但卻是「最自由的日子」，那為他留下了空白，啟發他其後嘗試更多不同類型的創作。

藝術系4年愉快的生活，亦為林東鵬的創作注下豐富的養份：「由始至終，對我影響最深的，依然是陳育強教授（83 新亞藝術）！我從他身上『偷』了很多東西回

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跟他『學做人』；無論對家庭、待人處世，甚至創作等方面，在學至今，我都深受影響。我的第一件作品，也是他『掏腰包』買的！他為學生設想，常暗中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。」林東鵬對陳教授的感激、敬佩之情，溢於言表。憶起當年與同學們一起在系內打邊爐、用睡袋席地而睡、餓時互傳杯麵吃的日子，仍然令他回味不已。他曾協助陳教授做創作整理的工作，增進他對組合物料的認識，融會繪畫所學，令作品在「物」與「畫」的結合中綻放異彩。

自由引發創作熱情

藝術創作，靈感只憑直覺，校園自由的氣氛，讓即興、有趣的創作念頭，頓然成真。林東鵬微笑着回憶說：「有次誠明館換光管，我忽發奇想，把那大批棄置的紙皮貼起，製成一個紙皮人。完成後找

“ 我期望作品能為城市、為自己，留下呼吸的位置；觀賞作品的人，能在此刻脫離現實生活中的煩擾瑣事。 ”

來系內10多名同學、師兄，在半夜悄悄走到天台，把那個4層樓高的紙皮巨人升起。翌日一上學，就看到那巨人站在小百萬大道上，實在震撼！雖然那巨人只出現一天就消失了，但那次經歷，仍然最是難忘。」



2000年只在新亞出現了一天便消失的「巨人」。

總結這些年來走過的創作之路，林東鵬就「傳承·開創」的金禧主題，寄語校友及在學弟妹：「永遠沒有『最好』，亦沒有『最差』的狀態，問題是我們如何回應目前的狀態。」

他曾在2008年創作一幅作品，原計劃於木板上畫山，其後透過擦去筆痕製作，怎料愈擦，顏色卻蝕得愈深，那實為「失敗」之作。這件事給他帶來啟發：人生畢竟很多事情也不由得我們去「計劃」，他於是把「這失敗封存」，並命名為「移山者，愚公也」，他說「開創」正需要這種「只管一試，應對變化」的「愚公精神」。

2002年林東鵬與同學在誠明館巧遇剛打網球後，當年「都是一身汗」的新亞書院院長梁秉中教授，圖中（前排左起）林東鵬、鄭智傑、（第2排左起）白雙全、（第3排左起）陳伯、梁秉中教授。



林東鵬小檔案

2002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士（主修藝術）
2004 英國聖馬丁藝術學院文學碩士（主修藝術）

曾獲獎項：香港中文大學張氏藝術創作獎、翁凌宇藝術創作獎、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獎學金、英國亨町藝術獎全年最佳年輕藝術家、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、香港民政事務局長嘉許獎，以及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等。

個人展覽：香港歌德學院歌德畫廊《過去進行式》、香港中央圖書館《藝遊鄰里計劃V：觀察·寫》、香港時代廣場《動身來了香港》、倫敦時代中國及倫敦建築年度展項目《城市計劃：我的母親在哪裏？香港、倫敦、北京》等。

網頁：www.lamtungpang.com